



归来集（卷一）

头上的星空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

钱 捷◎著

归来集(卷一)

头上的星空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

T OU SHANG DE XINGKONG
—— KANGDE DE CHUNCUI LIXING PIPAN
YU ZIRAN KEXUE DE ZHUXUE JICHIU

钱 捷◎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头上的星空/钱捷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2

(归来集卷一)

ISBN 978 - 7 - 5396 - 4268 - 0

I. ①头… II. ①钱… III. ①康德, I. (1724 ~ 1804)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5026 号

出版人:朱寒冬

选题策划:徐海燕

责任编辑:沈喜阳

装帧设计:徐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 64456946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归来集》序

我本科读的是化学,但那时已经爱好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种爱好可以追溯到高中时代。那是一个焚书禁书的时代,能够读到的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多少有些令人奇怪地——鲁迅的书。大约是高二时,父亲从为响应毛泽东“读点马列主义”的号召而举办的学习班带回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国家与革命》等几本书,它们就成了我的哲学爱好的诱因。不久,我便加入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行列。在日间繁重的劳动之后,常常“煤油灯下读马列”,并因之在乡间那间低矮的茅草屋里常常思考人生与社会。所以后来考了理科,现在回想起来,也多少与想学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来个“脱毛”有关。因此,本科毕业后我即考上“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此走上做哲学的道路,这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样的经历决定了我的哲学研究中始终带有一种“济世”的情怀。然而我个人的学术气质却属于纯粹型的,不能满足于实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哲学的所有门类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形而上学(“第一哲学”)的原因。这种倾向使我在沉思中很自然地将理性的明见当作判断的标准,而不愿听命于现实中任何权威的机构或个人的“指示”,更

不会迷失于现实中任何世俗利害的导向。我以我的感官观察世界，以我的理性对世界做出判断。我的肉体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唯有理性才能指导我如何地生活。这样一种对待哲学（对我来说同时也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与今天我们这里官方的态度——它至今仍然要求哲学为当下政治服务，与今天我们这里民间的态度——人们因为不知哲学除了作为敲门砖（例如在政治课考试中）和文牍的点缀（例如在各种文件和出版物中可以见到的）之外还有什么实际用处而无心关注它，显然是不能融洽的。并不难以看出，民间的这种对于哲学的态度其实是官方对于哲学的态度的结果：哲学为什么只是敲门砖，为什么只是点缀呢？它为什么不能成为它本来之所是、本来之所应是呢？

由于这样的原因，作为一个大学的哲学教授，我在精神上却是与我们的大学（但从不是与学生们）疏远的。从研究成果中体现的学术训练和专业知识来看，我是专家，但我却在精神上游离于我们大学的学术体制之外，像是一个体制外的“民哲”。我不知这算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悲哀，如果是悲哀的话，更不知这是我的悲哀还是我们大学的悲哀。然而我毕竟见到过另外一种大学，感受过另外一种对于哲学的态度。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在法国度过了六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时光。这段经历使我对于纯粹哲学的信念更加明确。从那时候起，越是在第一哲学纯粹理性的领域中纵深行进，我便越是相信它对于改变人类的精神面貌，对于引导人类世界走向光明的作用。对于那里的人们来说，笛卡尔冬天躲在暖墙里所做的形而上学深思，康德足不出户构造出的批判哲学……居然引发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与民主政治的诞生，这不过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更重要的是，笛卡

尔、洛克、卢梭、康德和黑格尔，以及十六世纪以来许多纯粹思辨的哲学家，他们真正追求的只是真理。他们的哲学深思之能够为科学与民主，为以此两者为标志的现代性奠基，仅仅因为这被奠基者恰是他们所追求的真理在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表现形态。

正是这样一种对于哲学的理解，指导着我自一九九六年秋回国之后在我们的大学里的哲学教学与研究。正如上面所说的，这种理念与这里的学术体制之间难免有着种种纠纷，为此我始终将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人格摆在首位，绝不为某种世俗的利益而盲从于体制的“指挥棒”。当然，即使如此，这个体制毕竟还存在着某种空间使我也能够实现自己的坚持，同时，大学教职给予我的比较充分的时间也让我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从事学术研究。十五年来，在教学工作之外，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近代哲学、当代法国哲学、科学思想史及一般文化比较等领域，写出了四、五十篇文章。近年来，我有了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念头，正好有中山大学“985”和“211”队伍建设的一笔经费可资利用，使得这个想法能够落实。于是，在我的老同学徐海燕的支持下，我将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编辑成《头上的星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和《自我与他者——比较视野中的中西文化》两部文集，另加上一部诗集《静止的漂泊》，成为一个系列，冠以《归来集》之名，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来还有若干关于当代法国现象学的文章，想辑为一部《本体与诠释——当代法国现象学研究》列入其中，但字数不足以成书，只好留待日后补充了再说。

在《归来集》即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我的妻子钱芳莉女士对我的支持，她几乎是无条件地相信我的哲学研究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崇

高的；要感谢我年迈的父母钱伟吾先生和王学淑女士，他们多年来一直单独生活在与我们相距遥远的城市里，有病时常常瞒着我们，就因为怕影响我的工作；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和研究生们，与他们的学术交流总能够使我的研究成果得到改进；最后，当然还要感谢徐海燕编审，以及《归来集》的责任编辑沈喜阳先生，是他们的努力和劳作使《归来集》最终能与读者见面。

2011年12月22日于珠海安平台思墨斋

序 言

本书是由我十多年来所发表的部分论文组成的(除了第四部分的第二章外)。其中最早的是发表于 1998 年春,那时我从法国回来还不到两年。所以将本书列为《归来集》中的一卷,是很合适的。

这是一本研究康德(I. Kant)哲学,特别是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书。我本科学的是化学,直到 1982 年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科技哲学(当时叫“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时才开始接触康德的著作,而且完全是自学。真正将康德哲学作为研究对象,却是从 1992 年开始的。那时我正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那座美丽的城市艾克斯(Aix – en – Provence)读博士。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年的 4 月份我去法兰西学院教授威约曼(J. Vuillemin)先生在蓬塔利耶(Pontarlier 法国东部,靠近瑞士)的家中做客,在他的帮助下,我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打算以对康德“超绝演绎”(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①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从那以后,康德哲学就一直伴随着我的哲学思考。

近二十年过去了。回顾往事,深感能与康德哲学结缘,对于我自

^① 关于本书中对 transzental 以及 a prior 和 transzendent 几个康德哲学中重要概念的译法(即分别将它们译为“超绝的”、“验前的”和“超越的”)的数据,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最后关于它们的译名的讨论’。

身学术发展的影响可说是根本性的。而这若是没有威约曼先生的帮助，又是不可想象的。先生已经故去十年了，至今每当我再在康德研究上有所收获，就会情不自禁地缅怀起先生来。

从我自身研究康德的经历，就可以看到康德是世界的。康德是世界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人类哲学探索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更因为他的哲学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启迪着当代哲学甚至科学的探索。正如施太格缪勒(W. Stegmüller)所说，“康德对于有关实在的知识的说明和他对于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形成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今天只有少数哲学观点不是也以它们探讨康德观点的方式为特征的。”^①然而这里更有一个与此相关但十分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康德哲学，特别是康德的那部与两百多年前作为科学基础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I. Newton)物理学有着密切关系的《纯粹理性批判》，在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相对论的出现分别已近190年和100年的今天，其中的论证还能够保持它的力量与价值吗？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本书第二部分的第一章可算是从空间概念的角度提供了这一回答的理由。而我在这里接着要简要地论及的东西，也多少可算是对这一回答的支持。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主要探讨了广义的超绝演绎所提供的大类知识成长的溯因模式。在那里，我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与休谟(D. Hume)不同，康德区分了因果性原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其他知性原理)与一般经验的科学定律，以为前者是验前的从而必然的，后者则是验后的从而或然的。正是基于这种区分，康德主张一种与休谟的归纳推理不同的人类知识成长模式：溯因推理(第三部分的第

^①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燕宏远、张金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页。

二、四章)。我还指出,作为一种知识成长模式,溯因推理不仅是因果性等知性原理作为规定性的判断力机能的具体体现,还是所谓合目的性理念作为反思性的判断力机能的具体体现。前者对于经验是构成性的,而后者对于经验却是范导性的。这就意味着后者在经验的构成中,也就是在无限的溯因或知识发展过程中,是与内容无关的。这就使得康德的知识论虽然规定了知识的可能性,却无法**规定**知识的系统性,即无法为其溯因模式的收敛性提供客观的根据。于是,任何具体的科学定律都将无法获得有效的辩护。换言之,从知性原理到自然的合目的的系统之间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深渊,一切具体的科学定律最终都将无根基地漂浮于其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以为笛卡尔(R. Descartes)的“普遍数学”在这一点上优于康德理论的原因(第三部分的第六章)。然而,事情其实比这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实际上,在康德的心目中,确实存在有一个理想的科学,那就是牛顿物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康德所要做的不仅是一般地为人类知识,更是要为牛顿物理学奠定形而上学基础。正因为如此,作为一门具体的科学理论,牛顿物理学的那些基本定律,在康德的思想中,就不能不是验前的从而必然的。

但是这样一来,似乎今天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就“证伪”了康德的这一思想,并因此危及他的整个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基础的理论甚至于他的超绝演绎。这件事看起来是十分严重的,所以,我想在这里预先表明自己的看法:科学的发展并没有证伪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因此也没有证伪康德的理论。相反,它使我们看到了康德理论的、从而一般以为人类知识奠基为目标的超绝哲学的更光明的前景。

这个问题涉及弗里德曼(M. Friedman)近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即“构成性验前原理”概念。同样是面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弗里德曼意

识到,如果坚持康德的科学认识模式,那么对于像牛顿运动定律这样的科学原理,就不能再简单地认为它们是验前的,因为它们在今天已经被修改了。但是,这种(可)被修改性其实并未否定它们的验前性,只是表明它们是构成性验前的。换言之,它们是验前的,仅仅因为它们并不真地受经验的检验,而它们是构成性的,则是因为它们能够被修改甚至被否定。我们在本书第三部分的第一章中曾引用过威约曼给出的一个旨在表明知性原理对于经验的构成性的式子:

$$\text{开普勒经验定律} + \text{牛顿力学定律} \longrightarrow \text{万有引力定律}$$

这个式子同样能够很好地说明弗里德曼的构成性验前原理的概念。在弗里德曼看来,牛顿力学的基本定律当然不能说是独立于经验的(即康德意义上验前的),但它却是构成性验前的。“构成性验前”的含义是,虽然不能说独立于经验,但也仅仅是与经验对应而已。具体地说,具有构成性验前的特性的概念和原理不会介入经验的真假,即它们本身没有经验的意指。例如,无论是牛顿力学定律对于绝对时间的设定(存在绝对的参照系)还是爱因斯坦(A. Einstein)的光速不变原理和等效原理对于相对时空的设定(不存在绝对的参照系),都不是经验的归纳,即在来源上它们是独立于经验的。但它们却是使那些经验性概念或原理具有经验意指所必需的:如果没有牛顿力学定律,则万有引力定律甚至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正如我们在上面那个式中看到的,万有引力这个概念或定律如果没有牛顿力学定律就不能与开普勒的经验定律(也就是行星运动的观察)联系起来,而如

果这样，万有引力概念也就没有了意指。^①这种关系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所谓“意指”是基于可经验地检验这个条件的。只有有了像牛顿力学定律这样的能够将例如万有引力概念与精确的数学结合起来的中介的作用，万有引力概念才是真正经验地可检验的。而这种可检验性，正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②

然而，这种构成性验前原理却是可以修改的。事实上，牛顿力学就被爱因斯坦的以光速不变原理和等效原理为基础的电动力学修订了（前者成为后者的一种极限状态下的特例）。无论是牛顿力学的惯性原理还是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原理或等效原理，它们都不是基于经验事实的，而是纯粹思想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验前的。但是，它们又通过自身的构成性作用在使那些经验性定律如万有引力定律和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具有了经验意指的同时，使自己也与经验发生了关系，即人们可以根据它们所支持的经验性定律对于经验的解释力而对它们进行取舍。

这种构成性验前原理既然是验前的，是来源于人的纯粹思维本身的，则它们或者是单纯（任意）的约定，或者来自人类精神的某种更为深刻的根源。关于精神产物的某种约定性的看法对于防止我们过于受某种既有陈规的束缚，防止头脑的僵化，或许有一定的好处。但是“纯粹的”约定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为约定本身所需要的条件（例如某种共同的逻辑）是无法约定的。也就是说，约定总是需要一

^① 参见弗里德曼：*Dynamics of Reason*,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1, “Part Two: Fruits of Discussion, 1. The Relativized A Priori”.

^② 传统的所谓“科学”正因为没有这样的构成性验前原理的作用，所以不具有这种可检验性。这在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上，成为现代科学取代它以前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因。

个自身不是约定的基础,所以不可能是真正单纯的。这种基础,就很可能(虽然并非必然)是某种更为深刻的根源。而从牛顿范式到爱因斯坦范式转换的事实甚至告诉了我们更多的有利于断定这种深刻根源存在的信息。因为在这两种范式之间并非完全没有连续性的,既然前者可以被看作后者在极端条件下的一种特例(这种情况被称为“对应原理”)。因此,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一章就彭加勒(J. H. Poincaré)与康德的空间意识学说的比较所得到的结论,虽然康德对于验前形式、概念和原理的具体断定会被表明是不恰当的,但康德式的心灵验前结构的存在以及它们对于人类认识的构成性意义却是不容否认的。这样一种认识将引导我们走向一种不同于经验发生学的纯粹精神的发生学。如果我们联系康德之后超绝哲学从费希特(J. G. Fichte)到胡塞尔(E. Husserl)的发展,就可能意识到这样的发生学必将具有超绝的意义。^①因此,人类知识的发展充其量只是表明了康德超绝哲学中为实现其纲领的那些内容中的某些部分并非恰当,却没有表明其全部内容,尤其没有表明其纲领本身是错误的。纵使超绝哲学的康德形态有其深刻的困难,但揭露这些困难的也不是认识的那些发展的历史,而是理论自身内在的逻辑。并且无论如何,甚至我们所说到的超绝发生学,在康德的思想中亦非完全没有踪迹可寻。^②

因此,康德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基本构架仍然有效的纲领和一些需要修正的曾用以实现这个纲领的内容。康德哲学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显然也正体现在这里。希望本书中对于康

^① 参见我的论文:“《几何学的起源》和发生现象学”,《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8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

^② 这一点可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中关于“内禀性”的论述中看到。

德哲学，特别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各项研究能够有助于我们对此价值的进一步挖掘。

在这里也许还有必要简要地概括一下本书的内容结构。这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地探讨了康德哲学或其认识论的核心超绝演绎的逻辑构造(第一章)、语义特性(第二、三章)、概念基础(第四章)和工作机制(第五章)。第二个部分主要是结合当代数学哲学，特别是彭加勒的数学直觉主义^①，对康德的直观形式学说做了分析比较，读者由此可对康德哲学的当代价值略见一斑。第三个部分主要是通过对于体现在知性原理上的康德范畴演绎的分析(第一章)，并且在揭示康德知识成长模式的实质(溯因推理)的同时(第二、三、四章)，为科学哲学的知识成长理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线索(第五、六章)。最后的第四部分则是努力在形而上学发展中康德体系的历史高度(第一章)与其逻辑蕴涵的深度(第三章)的结合上，揭示超绝体系自身发展的可能方向。因此，本书的四个部分构成了一个“圆圈”式的结构，即以第一部分从对康德超绝演绎本质的分析入手，清理出一个理解和诠释康德认识论的“平台”，再以第二、三两个部分分别就康德关于认识的验前机能学说中的感性论部分和知性论部分揭示了该学说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及方法论的意义，最后回到在康德超绝哲学基础上如何构想“未来的形而上学”形态的问题上来。

另外，我要对本书引文及其注释的方式做一点说明：第一，在书中所引西文著作出处的注释上，为方便读者且不繁杂起见，只要是

^① 即 intuitionism。既然我们在本书中将 intuition 译为“直观”，则本应将 intuitionism 译为“直观主义”。但“直觉主义”早已是 intuitionism 的习惯译名，故宜保留这种译法。

知道且手头具有汉译本的，均只标注引文于汉译本上的页码，唯《纯粹理性批判》除汉译本页码外，还按惯例标明 1881 年 (A) 和 1887 年 (B) 德文两版的页码。第二，由于书中大多数原始内容作为单篇论文发表的时间前后分布有十多年，写作时所参考的同一本西文原著的汉译本随时间的推移也有些变化。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纯粹理性批判》上，在这十多年中我先后使用过的这部著作的汉译本有韦卓民、邓晓芒和李秋零的译本。在编纂本书时，显然需要对译文及其出处做出统一。我使用韦译本与邓译本的时间较长，而李译本因为出版较晚，参考的时间也就较短，但邓、李译本在今日市面上较易为读者购到，所以我在此三种译本中选用了邓译本的译文并标以相应的出处。第三，所引西文原著的汉译有些较所引注的汉译本有少许不同，除极少数缘于对原著的理解差异外，这主要是由于有一些重要的术语（如 *transzendent* 等）按照我自己选择的译名做了统一，以及本书的原始内容中当时的引文的汉译有些已经融入论述之中，不便再加改动。

除了上面提到的在引文及其注释方面的改动，我尽可能地在本书中保持所编入论文的原样，因为虽说许多年过去，特别是那些发表较早的内容中个别表达可能已不能十分确切地反映我时下的思想，但至少在我看来还没有明显需要删改的地方。只是为了各篇章在书中的统一与连贯，我增添和改动了少许文字并为某些小节加上了名称。

2011 年 7 月 19 日于珠海安平台思墨斋



序 言 / 001

第一部分 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康德超绝论证的实质

一、作为明示性证明的超绝演绎 / 003

(一) 超绝演绎的本质 / 004

(二) 作为“客观演绎”和“主观演绎”之统一的超绝演绎 / 014

二、什么是康德的超绝论证？ / 035

(一) 问题的提出 / 035

(二) 作为明示性证明的超绝论证 / 037

(三) 超绝论证的语义学特点 / 044

三、康德“超绝的”概念的“元”性质

——兼谈 transzendential 的汉译名 / 053

四、判断逻辑与康德的范畴形而上学演绎 / 071

五、从生产性想象力到知性运作——关于康德的“超绝图型法” / 093

(一) 从第一版超绝演绎看超绝图型法对演绎的意义 / 093

(二) 超绝图型法和超绝的时间图型 / 098

- (三)作为内感官形式的时间 / 102
- (四)两种综合与感性形式的“知性化” / 104
- (五)康德对超绝图型法的最后认识 / 108

第二部分 当代视角中的康德纯粹直观学说

一、彭加勒和康德的空间意识学说之比较 / 119

- (一)验前的直观形式：康德的空间学说 / 119
- (二)彭加勒的约定主义空间学说 / 123
- (三)彭加勒，向康德致意 / 131

二、彭加勒的数学直觉主义 / 137

- (一)背景 / 138
- (二)数和数学的意指 / 139
- (三)数学的直观基础 / 145
- (四)康德—彭加勒—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连续统” / 150

第三部分 科学的认识模式——溯因推理

一、康德“经验类比”的构成性 / 159

- 二、判断力的功效——论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答 / 167
 - (一)康德在什么意义上回答了休谟问题？ / 167
 - (二)“经验的类比”和类比的科学方法 / 176
 - (三)规定的判断力和反思的判断力 / 184